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二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九

題跋

術者施元龍行卷

太史公傳日者不三二人揚子雲以嚴君平與李士  
元並稱其為世所貴重如此今挾術浪走四方者如  
麻粟而世反賤之何歟蓋古之士不必蓬掖雖業一  
技而甚貧窶者亦莫不自重屈原楚大夫賈誼宋忠  
漢名卿皆即詹尹季主而卜有來而問無往而告也  
史君君平垂簾閉肆國初麻衣道者非陳希夷不能  
致今術士異於是無盤街不售有守門不得見有不問

而告者矣上饒施君伯山過余談天其學兼日者龜  
策之長決以風鑑倫類貫串談論泉涌品其儕輩皆  
在下風然客四方游三邊進不能取一命退不能謀  
把茅丘田別我南轅姑與之飲嗚呼安得有氣力貴  
人如燕昭為築黃金之臺如杜工部茆以突兀之厦  
如白傅蓋以萬丈之裘使君不以飢寒累心術益精  
語益驗為鉄戶限非輦金帛而來叩者勿納

孫夢得習齋

語二十章習第一義作聖功夫寔基於是陳以名菴  
陳公和仲孫以名齋劉叟贊歎舜何人哉

蘇澤先天太極論

書有坦明易通者有微妙難通者孔氏語門人曰吾無愆乎爾然當皆高弟有性與天道不可聞之歎雖伯魚親受於家庭者不過詩禮而已經莫粹於易夫子五十而學如先天太極之義前有濂洛皇極經世書通書易傳後有朱陸鵝湖往復之論至矣盡矣以葉龍泉之精詣陳龍川之豪雋猶不能添一字注脚潮士蘇君澤廼著論以翼先儒之說而合諸家之異嗟夫余幼而執卷今七八十矣於書多未能通其易通者君年甚少顧能通其難通者亦足以見余之老

而君之英妙不可及矣

陳蓮高梅詩

自昔詠梅者少六朝惟何遜揚州陸凱庾嶺之作傳  
於世至本朝孤山處士暗香疎影之句擅名至今  
此二三君子或才思清麗足以譽梅或人物高勝足  
以重梅人首為詩家破天荒如優鉢曇花擴劫一見  
所以可貴其後舉世皆詠梅無論山林之士雖市朝  
之人莫不有作累數千百篇而不敢望前賢之一聯  
半句於是不足以譽梅重梅而反以褻梅輕梅矣余往  
賦百絕先犯此戒和者二十餘家仙溪陳先輩最後和

而押韻用事新新無窮君妙年有場屋之債宜且參  
取王沂公兩句未可作此冷淡生活

劉景山教學詩

難莫難於為人師而為童子之師尤難蓋敏鈍勤惰受  
性各異有能秤象者有不能名六畜者有襁抱中識  
之無者有誤讀金根者加以父兄驕惜保姆擁護左  
右便佞諂媚少也不力長而猶駸童心無時而改師  
教有特而倦則與之為嬰兒而已滔滔者皆是也吾  
里劉君教學詩四十九韻諄諄然廣弟子識小學書  
之意而無韓子利祿之誘使家塾每得若人任擊蒙

復林先生大全集  
之責彼璞者可追琢成器甘白者可和米為色味拱  
把者可培養使之干霄拂雲也君名景山

三山薛璞講義

自古有欲難布衣之負材智喜功名者皆遊邊以求  
售其說而窮經考古之士所挾既迂北轍不利往往  
轉而南轅長溪薛君以其學講於泉泉之大夫國人  
相師以聽前御史洪公君疇取其引周禮經文以正  
歲為周正正月為夏正之說謂可以決千四百年之  
疑君歸遽余病眊不能細扣君為余略剖一二其說  
皆信而有据辨而不鑿夫六經中千四百年之疑不



止於建子建寅一事前人稱賈生曰群疑亡矣君不以其已通者自足而以其未通者自勉余與御史公當為君特書屢書不一書

章仲山詩

詩非達官顯人所能為縱使為之不過能道富貴人語世以王岐公詩為至寶丹晏元猷不免有腰金枕玉之句繩以詩家之法謂之俗可也故詩必天地畸人山林退士然後有標致必空乏拂亂必流離顛沛然後有感觸人必與其類鍛鍊追璞然後工或曰孰為類曰有子桑必有子輿有孟郊必有賈島有盧仝



必有馬異天台章仲山示予吟葉庶幾有標致有感  
觸矣意君之友必有若子與若賈島若異者求之集  
中未見其人若達官顯人之評蓋富貴人語也非詩  
家語也惜予老病不得與君細論此事

鄭大年文卷

建士鄭君贈余騷辭文貌音節步趨屈子二十五之  
作然楚辭惟騷經一篇三致意諄複而不為多委蛇  
曲折而不為費君所作可以約而盡者必演而伸之  
為數十百言豈祖述騷經而不參取九歌章句耶余  
嘗為作文難論文尤難貌似者不若意似貌似者法

言之似論語也兩京三都之似上林子虛也意似者  
杜詩之似史記也貞符之似王命論也比事話長他  
日當為君傾倒

嚴懋上舍詩卷

丙午余自少蓬萊西掖去國客或贈詩曰十載梅花  
曾作崇一番紅藥又無情辛亥自右螭兼保直去國  
銜史劾余猶提起梅花舊話庚申忝左螭西掖之召  
行至建安大學嚴生餞詩又為梅卷下注脚歲暮天  
寒萬卉摧落惟梅稍已萌動真余平生耐久之友嚴  
君知名六館慈恩之杏廣寒之桂還君好手盍以毒

花讓余

曹夢祥石巖集

余少從事昇聞毅齋徐公由歷場守持江東庾節道  
昇始見于傳舍謀筦記之士於余余薦段君昌武公  
亦喜其文昇以斤削為平甲午召彼故老公還禁近  
余亦有列于朝遂得朝夕親炙每望公眉宇聽公緒  
言竊意元曾山陽道州輩人不過如是後二十餘年  
耆舊凋落余白首入京與尚書郎王公鄰墻王公示  
余曹君夢祥石巖集一編其文無驚波怒瀾泓然止  
水而已無竒葩麗藻蒼然老幹而已既而知其為毅

齋之宅相甚矣曹君之似毅齋也昔陶淵明為孟嘉  
記述平生号為名筆余嘗欲為毅齋作傳不果曹君  
宜為涓陽任此責毋庸多遜

劉瀾詩集

詩必與詩人評之今古言某人貴名揭日月直声塞  
穹壤是名節人也某人性理際天淵源派傳濂洛是  
學問人也某人窺姚姒逮莊騷摘屈宋重班馬是文  
章人也某人萬里外建侯某人立談取卿相是功名  
人也此數項人者其門揮汗成雨士群趨焉詩人亦  
携詩往焉然主人不習為詩於詩家高下深淺未嘗

涉其藩牆津涯雖彊評要未抓着養處天台劉君瀾  
抄其詩四卷示余短篇如新戒縛律大篇如散聖安  
禪詩之體制略備然白以賀監知名賀以韓公定價  
余未知君師友何人序其詩者方侯蒙仲余謂蒙仲  
文章人亦未詩人也詩非本色人不能評賀韓皆自  
能詩故能重二李之詩余少有此癖所恨涉世深為  
俗緣分奪不得專心致意頃自柱史免歸入山十年  
得詩二百餘首稍似本色人語俄起家為從官詞臣  
終日為詞頭所困詩遂絕筆何以異於蒙仲哉君足  
迹徧江湖宜訪在在外本色人與之評懂得其人飛書

相報余當從君北面而事之

建寧縣平寇錄

厲者蠻韃幹腹深入湘中之全衡永江西之臨瑞皆  
失守惟陳侯元桂死城郭他郡率闕賊未至委之而  
去竄伏山谷名曰移治郡雖小有廂禁軍有隅總民兵  
若平時拊以恩信激勵而用之可以守亦可以戰何  
至倉卒元具如此林君經德之宰建寧也賊去縣五  
里君與其家端坐縣廨不去布置方略躬率官民兵  
逆敵遂大克捷點酋凶渠以次俘馘邑人相賀曰微  
宰君吾邑其蹠血矣郡與臺聞方上其事于朝君謙

巽曰皆二塞之功也嗟夫一縣之力不大於郡二塞之卒不強於廂禁隅總彼以強大清此以弱小存豈非君素拊其士而無虐使乎時其衣廩而不刻削乎向使君與全衡永瑞之守易地而處則千百瘡癘飢疲送死之虜誰能蹂踐數城如履元人之境哉君才名三十年猶縮銅墨近方以學官召而保境衛民之勞則未錄也昔臧質守盱眙杜愔守泗各以寡敵衆諺曰彼者郡將如田單以區區即墨拒強燕雖樂毅不能下謂縣不足守者非也惜余無太史公筆力不足以發之



陳秘書集句詩

昔之文章家未有不取諸人以為善然融液衆作而成一家之言必有大氣魄陵暴萬象而無一物不為吾用必有大力量唐人評昌黎公之文雄偉不常比之武事余謂詩亦然蓋雖古名將必用素拊練士卒素服習弓馬廉頗為楚將則無功晉惠公乘鄭駟則敗豈非氣魄力量有所限局歟若李臨淮因郭汾陽之營屯壁壘一號令之而精采變李廣奪胡兒弓馬南馳且射殺追者此豈有法之可傳哉集句詩自半山後他人為之憂憂其難秘書君於此咄嗟談笑而成

詠物或感時觸事或絕句或五十六字雜取前人驚句  
無論小家數若李杜韓柳歐蘇黃陳大宗師亦皆俯  
首受令於旗鼓之下其氣魄力量固已闋古今騷人  
墨客之口而奪之氣矣是編乃君初擢第為郡文學  
時所作余文將順下風求續集而觀焉

信庵為包君用作墨梅

頃年見信庵丞相為林肅翁作墨梅橫卷肅翁自言  
嘗客於公之塾後果擢上第入韓苑今觀此卷乃為  
永嘉包君用所作筆愈老君用亦公客也蓋山相嘗  
求公一筆不與若二客未遇而公直以魁百花調鼎